

程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八

襄公四

靈王二十有七年平三十一景二簡三十一

康十四平三十一春

附錄

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皆取其邑而歸諸侯是以睦於晉

齊侯使慶封來聘

齊侯使慶封來聘其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

聞之服美不補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景公即位通嗣君也

夫鄭不仇楚而齊魯釋怨此宋之盟所

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奧鄭良霄

許人曹人于宋

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民之殘也財用之盡小國之大害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齊齊人進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也禮也仲尼使宰是禮也以爲多文辭也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

交相見知滕爲私屬皆不與盟宋爲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隱桓之際夫子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僭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諸侯曰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故二十九年城祀三十年會晉楚昭元年會號諸侯莫有見者焉此日此會楚意也楚人患吳而結諸夏也諸侯之大夫不詳其故始拘其弭兵之名遂會于宋而與之盟自是華夏蠻貊莫辨而諸國免首兩事晉楚桓文數十年之功業一朝而壞之百姓雖暫免於兵革之古而天下之大勢遂大潰而不可收拾矣彼向戌者又豈足知天下之大計哉陳氏曰此晉楚初同主諸夏盟也晉楚嘗盟矣會于瑣澤之歲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士燮會公于罷盟于宋西門之外不書猶曰特相盟也兩國之好而非天下之大變也以諸侯分爲晉楚之從而交相見也於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於溴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于吳越焉爾矣荆楚之同主夏盟皆宋爲之也宋衰圖國而抑夷狄也荆楚之同盟既而孟之會楚書爵而與宋公並序于諸侯之上二伯之端兆於此矣故遂有孟之執泓之敗而宋不能霸華元合晉楚之成盟于宋西門

成於此故于申之會晉遂退縮不復主諸侯而宋向成
且獻禮於楚子由是知荆楚之從交相見而兩弱之勢遂
之爭雄於中國皆宋為之也○衛殺其大夫甯喜衛甯喜
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
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
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
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奚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
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
之股而決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穀
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弑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
何也豈為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由君弑君而不以
弑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

甯喜既坐弑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詞何也初衛侯
使與喜言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氏納之衛侯
復國患甯喜之專也公孫免餘請殺之曰微甯子不
及此吾與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攻甯氏

殺喜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

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故稱國以

殺而不去其官前氏曰不信喜之非罪而死則獻公

書者獻公殺之不以其罪也高郵曰甯喜不以討賊辭

納行術反國而復用之既而以其私殺之喜雖有罪

而甯侯殺之不以其罪矣昔里克殺奚齊而立夷吾

夷吾殺之二君之殺其大夫皆以其私里克甯喜之

見殺皆不以其罪故春秋皆曰殺其大夫家氏曰罰

也故書弑以他人可殺而甯喜弑君事之以為君不得殺

也故書弑以他人可殺而甯喜弑君事之以為君不得殺

也故書弑以他人可殺而甯喜弑君事之以為君不得殺

也故書弑以他人可殺而甯喜弑君事之以為君不得殺

衛侯之弟鱣出奔晉

鱣市戀反又音專殺作專鱣子

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鱣實使

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

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本明大夫勸之仕不

可曰仕而發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怨乎

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衣之如稅服終

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

上得也。臣弗敢聞。且審子雍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夫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公許之。殺其大夫。審喜則衛侯之弟。縛曷為出奔。晉為殺審喜。出奔也。曷為為殺審喜。出奔。衛審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審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審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審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縛約之。獻公謂公子縛曰。審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縛約之。子固為我與之約矣。公子縛辟曰。夫負羈繫執缺鎖。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審氏。與孫氏。凡在尔。公子縛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審喜。公。子縛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携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味雉。彼視。味割也。殺。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約耶。耶。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

衛侯之入。使縛與審喜約言。既殺審喜。縛病失言。遂出奔晉。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其稱弟。罪衛侯也。曰。縛始衛其君兄之命。以與審喜約。固許之。以專衛國之政。今以其專而殺之。在衛。獻為食言。縛自以失信於死者。逃其兄而去之。夫縛衛獻之母弟也。獻非縛不得返國。今甫莫于位。而不能安縛之身。獻之不反。其甚矣。書衛侯殺梁子曰。縛之去。合乎春秋。君本與專約。納獻公。公由喜得入。已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廢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殺忠于已者。是獻公惡而進親也。專懼禍。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專之去。衛其心。合于春秋。曰。衛侯忌小忿。以誅有功。信大信。以疑至親。使縛至於去國。逃死者。無入君之道。故也。當此之時。縛以全身。不罹於惡。名為晉。以母使其兄。有誅弟之惡。為義。以不翹世。以自潔為忠。以不仕而能矯國之失。為廉。可謂重已乎。

是乃君子之所貴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傳辛巳將盟

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長向，長向曰：何害也？四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弊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信召人，而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勝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明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押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

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亦不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待，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敵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且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泣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林第之言，不踰閼。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寘榮，其能久乎？辛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

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而後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以廢廢與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公羊傳曷為再言豹始諸侯也曷為始諸侯為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穀梁傳梁恥之豹去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大夫不臣也晉趙武大夫大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為之會也

此一地也曷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曰曰夷夏之分自是中

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宋之盟於楚而未嘗一跡其國自盟宋之後明年如楚逾年乃至春秋補書之以見中國諸侯事楚猶事晉矣向也不過陳蔡鄭從楚無他近楚之國也今也魯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篡弑之賊大宋皆均事楚矣

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

其事自宋之盟始也陳曰自宋以來晉不專主盟矣魏之盟讀舊書加于姓上而巳至鄭陵則齊主諸侯至臯鞅則晉及諸侯晉之不足以至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武之偷也孔子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是王伯之所以興衰也於是晉楚爭先乃先楚人則其書先晉何春秋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

也正代曰事之美者屢言之以著其美事之惡者亦屢言之以著其惡是故美惡不嫌同辭或者

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夫

下以尊周室為晉趙武楚屈建之力而善此盟也

曰宋之會弭諸侯之兵百姓免兵革之患其說誤矣

十有餘年趙武屈建之力可以當齊桓

侯也此盟諸侯不在而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者不與大夫無諸侯也豹不氏前見也

曰說者稱于宋弭兵蓋是時晉楚皆怠於出師是以偶有六

七年之安靖然楚人衷甲苟非伯州犂之言則趙孟

為宋襄之執矣况魯帥師而取鄆晉帥師而敗狄

亦未嘗戰也楚圍既讀舊書未幾篡國大合諸侯伐

吳滅賴安在其能弭兵也哉

曰中國之於外夷有天子冠地履之分此帝王之制春秋之法也今諸侯

來集楚人遽求為長趙武畏其盛兵衷甲苟求無事

遂長楚人春秋為中國借故先晉况會盟于中國之

境而夷狄長之無內外之分亂冠履之常啓戎心而

召後患趙武救向無以辭其責也

曰楚之爭伯常始於宋而楚之分伯亦成於宋其爭伯也

宋盟宋矣然僖二十七年宋之盟無嫌於宋與春秋

猶怨宋也至宣十五年宋楚為平已開天下南北之

變矣故以說詞書未幾而成十二年華元克合晉楚

之成於是晉楚分伯之幾啓於宋矣春秋諱而不書

蓋有以也至是向戌以弭兵為名驅中國之諸侯而

交見於楚廷宋其春秋之罪人歟春秋兩書宋為地

主以首禍罪宋也

曰此乃一事再見者前日

而後凡耳何謂始諸侯乎且石惡名惡身行未必惡

也公羊之說非也稱諸侯者常文耳不稱諸侯者變

文也又豹不氏乃一事再見卒名之例不以是為茶

也穀梁之說亦非也蔡許失位左氏賤之今魯欲自

同人之私失位甚矣且命出季氏而曰不可違何哉

左氏違命不書

族之說尤非也

附錄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

郭姜以孤人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

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

咎弗子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疆怒辱殺之告

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

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

圖之告盧蒲癸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

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

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維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疆

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

逃求人使駕弗得使圍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
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
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與
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疆而
無歸矣乃縊崔明夜歸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
當國○楚遠罷如晉泣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
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
萬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崔氏
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
遂如楚
爲右尹

冬十有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

也再失閏矣
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今年七十一
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曆推之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
閏○按經言十一月傳言十一月依經當云二
失閏進退不同不可得而考
餘易求交朔雖今司曆能正交朔反不能正閏乎
靈王二十二年二十有八年
晉平二十二年景三
景四十七

武十哀二十四四文五卒餘祭二
春無冰
茲宋郊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當陰不
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郊必饑玄枵虛中也枵
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
是時襄公昏庸三家專政明年季武子取卞而襄公幾
不得入其紕緇
縱弛可知矣

附錄

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
不與盟何爲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
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立
之盟未可忘
也子其勸行

夏衛石惡出奔晉

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

邾子來朝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

皆人事所召而僭用大禮以祈之

不亦
惇乎

附錄 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日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仲孫錫如晉 孟孝伯如晉告將

附錄 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不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是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蹇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關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生子畏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之順三三曰迷復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

不幾十年未能血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神龜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茲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胡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於濮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脩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育其罪矣赦其過失救其留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矣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齊慶封來奔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

數日因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變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饗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酒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

娶盧蒲癸曰誓之如禽獸吾長處之矣使折歸父告晏
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
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比郭子車子
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
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
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
卜攻繼或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
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
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卒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
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
弗聽亦無俊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齊
水而我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
矣癸告之姜曰夫子復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
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位事盧蒲姜告之
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集爲上獻
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
閏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
優至於魚里亦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楯擊
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
援朝楯動於甕以沮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緇麻嬰
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統服而如
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不克還伐比門克

之入伐內宮弗克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不克還伐比門克
季武子美澤可以歸慶封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率宜
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祀癸穆子不送使工爲
之蒲茅鴟芥木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子之朱
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
始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
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殖也○盧蒲癸王
何莊公之幸臣也殺慶舍逐慶封而戮崔杼莊之殺也
幸臣與之俱死者十人今爲之討戒亦幸臣也身爲國
君以幸臣爲羽翼莊固可鄙矣而卿大夫無能爲君討
殺崔杼不書蓋非以賊討也宋人以路請萬於陳而臨
之且不書殺况將
以家亂而自斃乎



天王崩美來赴亦未書禮也○崔氏
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
在燕買在句

潰之亡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
晏子却致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
獨弗致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
之以却致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
邑不受却致非垂富也恐夫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
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濫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

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慢請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
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
邑辭多受少與子星邑受而猶致之公以為忠故有
寵釋靈蒲數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
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
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壁吾獻其柩於
是得之十二月乙亥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
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拜芳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
無矣於鄭鄭必有大大外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
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實諸宗室
季蘭尸之敬也故可棄乎齊侯曰桓文既沒美狄日微
中國日微故公遠朝強夷也齊侯曰桓文既沒美狄日微
是故書公朝王所見王業之衰善公如楚見霸業之衰
凡卒魯以見其餘者則天下之辭也齊侯曰桓文既沒美狄日微
霸國也以魯朝之猶云可也齊侯曰桓文既沒美狄日微
吞滅小國魯陵中夏而浸益大晉霸朝既衰不能與抗魯
之朝楚非得已也齊侯曰桓文既沒美狄日微
日朝辱莫其焉止書曰如楚齊侯曰桓文既沒美狄日微
八年鄭文公始朝于楚二十二年鄭伯又始朝于楚

年宋成公亦如楚自是而後鄭伯屢朝于楚而陳諸諸
君朝楚傳亦間見蓋至於今年而中國之諸侯旅朝于
楚以事天子之禮事之矣迨昭九年而諸侯之大夫亦
旅見於楚矣送哀之四年而晉亦京師楚矣出變至是
聖人蓋傷之甚矣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左傳曰以甲寅告喪

故書之以數過也左傳曰以甲寅告喪
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
子有遠慮小人從爾飢寒不恤誰違其後不如姑歸也
叔孫穆子曰仲子之專矣子服子始學者也祭成伯曰
遠圖者忠也公遂行未旬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
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
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

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公葬

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禮也左傳曰以甲寅告喪

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体又有定
例故不必每月發傳此范甯之說也杜預以十二月

無乙未日誤孔穎達以為甲寅乙未不得
同月是皆不知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耳

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楚屈建卒趙文

二十有九年平十四景四簡獻三十三卒

春王正月公在武十

楚釋不朝正于朝也楚人使公親從公患之穆叔

弗禁既而悔之公羊傳何言乎公在

歲之首月公在他國者有矣公如齊二十二年春至

如晉十四年正月至自晉十年七月公如晉十一

二年冬公如晉三年春至自晉五年春至自晉十

葬而不得歸唐陳氏曰如晉而不朝正者常也故不

外為夷狄所制以俟其

內為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公去國以

乾侯寄季氏居君之位攝君之祭曹之一民非公之

正之祭其與乾侯也同則其文等矣故有公則無

所復存存公則失國可知矣坤之利曰龍戰于野夫

嫌於無陽而後稱龍猶嫌於無君而後存公安可不

察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同氏曰襄公父在夷狄危

制故存錄宣七年冬會黑壤成十年秋如晉襄十二年冬如晉

皆以次年至此等正月公皆不在其類多矣惟此

年書者釋例曰凡公之行國之守臣每月亦以公不

朝之故告於廟每月必告而特於正月釋之者蓋歲

之正也月之正也日之正也三始之正嘉禮所重人

理所以自新故特顯以通他月也惟書此年者按左

氏楚人使公親從夏四月送楚子葬至于西門之外

還及方城在南陽葉縣南季武子取卞以自封

國十使公冶告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既

得之矣公曰欲而言叛祗見疏也吾不可以入矣將

適諸侯有賦式微者乃歸故特於歲首朝正之時而

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

困者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見左傳信食坐見於美

墻之意後漢書李固傳昔堯祖之後舜仰慕而不以

頃刻忘也董子繁露曰公在楚臣子此義一行豈敢

有顧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附權臣以圖

富貴而背其君者乎高氏曰公在齊晉多矣闕朝正

晉而義自見也今書公在楚則聖人之旨深矣二十

八年十一月公如楚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

昭卒公不篤君臣之義以奔天王之喪而徇夷狄之

強以俟楚子之葬久留于楚治夏乃歸故聖人特於

朝正之時書公所在與昭公失國在乾侯同且以責

季氏之無君也家出曰公在乾侯以內外言也公在

楚以中國夷狄言也向戌售其邪說亟中國而伸外

夷俾中國諸侯相率而朝于楚公復為外夷所侮際

久乃得歸春秋閔中國諸侯之為外夷屈故於歲首

書公在楚外楚也夫夷狄朝中國理之常也中國旅

朝于夷反常也春秋於事之反常者每變例而特書

此類是也○左傳云釋不朝正于朝也按前

後正月公不在例不書何獨於此釋不朝正乎國十

凡君在外不應都廢告朔之禮當是大臣攝行矣

附錄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

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郊教即位王子圍為

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栢之下

其草不殖

夏五月公至自楚左傳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

治間墜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

叛臣帥師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交舍

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見疏也公謂公治曰

公治曰

公治曰

公治曰

公治曰

公治曰

公治曰

公治曰

公治曰

公治曰

公治曰

公治曰

公治曰

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治冕服
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禁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
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
何以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
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
無使季氏葬我殺我喜之也致君者始其住而喜其
反此致君之意義也范氏
○庚午衛侯衍卒

附錄

左傳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
曰不可子展曰與其莫性弱不猶愈乎詩云

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
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閻弒吳子餘祭

閻音昏祭則界反吳子餘祭觀舟閻以

刀弒之公羊傳閻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易為謂

道也穀梁傳閻門者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

人不稱其君閻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

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閻弒吳

穀梁子曰閻門者寺人也不稱名姓閻不得齊於人

不稱其君閻不得君其君也

謂之弒蓋

也盜殺祭侯申書殺閻書弒何禮君不使無耻不近

刑人禮記曲禮刑人不在君側不狎敵不遜怨賤人

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

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閻弒吳子餘祭仇之也左

氏以為伐越獲俘焉以為閻使守舟吳子觀舟閻以

刀弒之亦爾怨之失也

春秋所以書言禍生

以蹈禍過卒於巢餘祭死於閻僚死於

專諸春秋之書良以垂戒示後焉耳

附錄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

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都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

粟以貸使大夫皆實司成氏其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畿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

夫以成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夫與伯石往子大夫見

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夫曰若

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奔其棄諸姬亦

可知也巳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

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安齊相禮實出司馬佚言

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後皆亡家之主

也知伯曰何知對曰專則速及後將以其力斃專則人

實斃之將及矣毅梁傳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

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

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晉平公杞出也公媵媵平公母悼夫人乃杞孝故合

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

一族也巳女昆弟適人有子三族也巳女子適人有

子四族也母族二謂母之父一族也母之族二族也

母之昆弟二族也妻族一謂妻之父為一族妻之母

為一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

葛藟之詩所為次也室道衰葉其九族焉一章曰謂

他人義二章曰謂他人昆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

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肆

是奔生曰奔方言云拊餘也輕棄諸姬可謂知本

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揚之水小序詩曰彼其之子揚之水所以降

為國風不得列于雅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絕而可

見矣

志公天下也。晉平城祀而人疾其役其志私也。

動又不時能無攜乎。晉平城祀而人疾其役其志私也。

則公也。故春秋書曰諸侯城緣陵。所以隱其專也。晉平治祀而

不曰城祀而曰城緣陵。所以隱其專也。晉平治祀而

城之。以大夫合天下之衆而脩其私親之。城郭初非

救災卹患之幸。心既私而事亦悖矣。故春秋列序十

有一國之大夫而曰城祀。所以著其失也。齊桓公

十國諸侯之大夫而書城祀。為悼夫人也。合十二

國諸侯之大夫于澶淵。而書宋少故為其姬也。衛甯

喜我其君孫林父以邑叛。蔡世子般。殺其父。是楚之

大夫交聘於中國。天下亦多故矣。晉為盟主而區區

於宋祀。是晉之已細也。晉之已細而後有執齊慶封

放陳招。殺蔡侯般。假討賊之義。以盟諸夏。如楚靈王

者矣。屬。李。曰。唐公為成風伐邾。而春秋不序。以

按惠之義。平公為。大人成祀而春秋

不序。以保小之仁。則於公私之深審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射者三。羇。公臣公巫召伯仲顏

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為一。羇。公臣公巫召伯仲顏

莊叔。為一。羇。公臣公巫召伯仲顏

我歸祀田也。魯。李。曰。觀拜城祀之

使即私清之不足。以令諸侯可知矣。祀子來盟。晉侯

使司馬女叔侯來治祀田。非。歸也。晉悼夫人。曰。齊

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齊

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齊

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齊

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齊

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齊

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齊

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齊

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齊

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齊

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齊

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齊

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齊

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齊

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齊

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齊

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齊

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齊

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齊

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齊

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齊

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齊

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齊

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請
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
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
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
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
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
之歌齊曰美哉決決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先公乎國
未可量也為之歌魯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
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太大大之至也
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淵乎大則太大大之至也
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
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
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節以下無譏焉為之
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
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黃哉熙熙乎曲而有
直弊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熙熙乎曲而有
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
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賡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
貪歎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
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刑南籥者曰美哉猶有威見舞

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大夏者曰美
人之弘也而猶有愍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
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箛者曰德至矣
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情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其盛德
其茂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
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
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
所歸難未歎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
於桀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編帶子產
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
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
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
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
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
乎遂去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
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二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
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
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公曰難矣無君無大夫比何以有君
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諸
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
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謂曰今若是迷而與季子國

季子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謂也死餘祭也立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然身無已也夫之延陵然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身為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傳於上也

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賤也辭國而生亂者

或問季札胡文定公公言其辭國以生亂温公又言其明君臣之大分

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賤之示法焉

而後生札者札為之也吳子壽夢有四子季則札也壽夢欲立札札辭而去

於札夷昧之卒札宜受命以安社稷而徇匹夫之節

辭位以逃夷昧之子僚於是代立

而代之以是吳之亂札實為之也故按吳子壽夢有

季子人受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末札其季子也

季子欲立以為嗣札辭不可然後立諸樊諸

樊既除喪則致國於季子季子又辭而去之諸樊乃

舍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故諸樊卒而餘

祭立餘祭卒而夷末立夷末卒則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徇匹夫之介節辭位以逃夷

末之子僚僚既立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爾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季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烏得為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因其來聘而賤之示法焉或謂子貢問於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以先聖賢美齊知其惡衛輒之爭而不為也季子辭位獨不為賢而奚賤乎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為眷眷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意

故夷齊讓國為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為生亂而春秋之所賤若比而同之過矣或曰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篡其君者有之子篡其父者有之季子於是焉而辭位則將使聞其風者貪夫廉爭夫讓而篡弒奪攘之禍損矣其於名教豈不有補何賤之深也曰春秋達節而不守者也昔大伯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與周本紀太王三子長長太伯次虞仲少季子季子歷季子歷生昌有聖瑞太伯知大王欲立季歷以傳昌乃與虞仲亡如荊蠻以讓季歷曰太伯讓而王季立此季札之家法也札當成其諸兄効始祖之讓而已自附於季歷以受國則吳亂弭矣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

讓豈至德乎使爭弒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若
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緊諸聖王
之道則過矣中庸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季
子所謂賢且智過而不得其中者也使由於季歷武
王之義其肯附子臧之節而不受乎惜其擇乎中庸
失時措之宜爾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
也或曰晏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例爾吳
楚亦蠻夷之國秦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夏故使
人之來皆略之而札何以獨為貶乎曰春秋多變例
聖筆有特書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
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母

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肝書氏皆賢而特書
者也季札讓國天下賢之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
例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矣今乃略以名
紀比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異稱焉是知仲尼不以其
讓國為賢而貶之也噫世之君子盛稱季札之賢於
讓國之際以為禮之大節不可亂也公子喜時春秋
猶賢其後世九年喜時即子臧於季札則何獨貶之
深也曰仲尼於季子望之深矣責之備矣惟與天地
同德而達乎時中然後能與於此非聖人莫能修之
豈不信夫問先儒謂禮讓位以召亂貶不稱公子然
秦伯使術楚子使椒亦略之說者以三者
皆魯君之其禮未同於中夏是以於其使人之來略其
官爵此說當否

謂三者皆在聖史故略之是以死法觀春秋而不見聖
人之用者也春秋史外傳心之書當以活法觀之然
識心會於言意之表斯得之矣或問大伯諡位適
吳聖人以至德稱之季子辭位守節春秋以各責之
何也曰大伯時中季子過中自衆人觀之過者為賢
自道觀之過猶不及故褒貶如此或曰季子之節而
見貶後之權廢立者將有奸名犯分託於賢否之說
以濟其私欲而天下亂矣季子之與心積慮其在天
下後世非計宗國之私一時之事也曰後之權廢立
者如有壽夢之命諸樊除陳末之勤勤於致國公
子僚之不肖而季札之賢則非奸名犯分於天下
一國之公心矣不然尚欲濟其私欲是特篡弒奪
之倫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其私欲是特篡弒奪
可託哉復曰辭諱之心人皆有之至於義之所當
受分之所當受而不得辭聖人不敢徇小節而以
退讓為安舜禹之受天下季歷武王之受國皆擇乎
時中當其可而居之者也季子者其父命之其兄諱
之受之則父兄之意謙而國家安榮不受則父兄之
命塞而適以長亂君子於此將何處而可哉况身為
貴戚古之聖賢未有視社稷之安危若無愧者微子
箕子比干之在商反覆詔告自靖自獻以求無愧於
先王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蓋必若是而後心德始全

吾可以有辭於求世矣季子為其父之所立其
之所屬違父足之命而徒以潔身而去為高觀宗國
之危難僚與光之相殘賊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正
夫子所謂果哉未之難矣者其復位而待之言曰非
我生亂君子殆未之信也劉賈夫之言得聖人之旨
矣○**禮記**公穀謂春秋賢季札然書法無異於闔
越椒西乞術則非賢之辭劉氏胡氏張氏謂春秋
則為貶兩聖人之意若曰季子有讓國之賢而未合
於中庸春秋苟特筆而褒之則人將爭為過高之行
而不能與於特中之權也或者謂季子辭國於三十
年之後春秋不當貶之於三十年之前今考壽夢已
欲立季子諸樊之後使札為季歷則季子則季子之讓
不待三十年而餘祭立是年餘祭弒而夷未立則季
札衛命來聘之時三兄皆讓國不從而迭立矣僚光
之亂雖在三十年之後而致亂之由則在三十年之
前也責備賢者之法安得不於其來聘而示意哉
陵李氏曰札不稱公子杜氏以為其禮未同於中國
而陳氏又以為許夷狄者不一而足穀梁以為成尊於上

一聘而遂同於楚椒秦術之例者吳騷強也書札如
椒術者皆非命大夫之詞也其說不一獨常山劉質
夫以爲賤詞而胡氏張氏皆從之胡氏辨
難已精無復他論光緒僚在昭二十七年

秋七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此燕始見經也

孫蠆公孫寵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善曰出奔
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
其曰北燕從史文也國史曰君放大夫可也臣放
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也
厚之子北燕燕國縣名也
如晉報
范叔也

附錄 左傳爲高氏之難故高堅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

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鄭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堅
致靈而出奔晉晉人城縣而實旃○鄭伯有使公孫
黑如楚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出
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
之子皙然將伐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可待曰君
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可待曰君

晏嬰盟於長今是長也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
而後能舒然明日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
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
世隆也天又除之辱伯有魏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
禍鄭久矣其必吏子產息之
乃猶可以矣不然將亡矣

景王三十年 晉平五 齊景五 魯哀元年 齊景

二十四 楚文七 宋平三 魯景 春王正月楚子使遠

罷來聘 遠于委反罷音皮公作煩後同通嗣君也

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矣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

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

其情矣公曰且報朝也限氏曰曾以君行而楚以大

夫聘此齊相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夷夏

不辨楚人行霸主之禮於中國非晉平趙武之責而何
哉晉公踰年在楚楚如新即應故使遠罷來聘
以報之自文公九年至此歷七十餘年未嘗交聘今遠
罷之來蓋爲恭也自是吳楚皆不復來聘矣
至此君臣之詞與中國無異者夷狄盛強中國諸侯服
沒不暇矣

附錄

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
 成若有所成吾得見與否在此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
 對曰伯有侈而復子皙好在此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
 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三月癸未晉悼夫
 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性與
 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
 之歲正月甲子朔四日有四五甲子矣其季於今
 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
 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
 敗狄于鹹獲長狄倚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
 七十二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
 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
 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
 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
 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
 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而發其饋
 射於是晉使者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
 可喻也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
 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般音班蔡景侯為太
 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弒

其庸可喻乎勉事之而後可○夏四月己亥鄭
 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景侯惡景之禍其積習有自來矣人莫不有義理之心貴華
 賤夷者所謂義理之心天人之所同也蔡與東鄭本皆
 諸夏之與國中間為楚所迫叛華即夷去來無常惟蔡
 自敬貉之會且於從楚去而不復者七十有餘年樂於
 商臣之俗積習蓋有自來趙主父為胡服而終有子禍
 去中國即入於夷狄入夷狄則晉為禽獸此理之必然
 也○劉向曰向若書日者可遂云非棄父政乎又何云
 非夷之乎穀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公穀伯姬上
 梁之說非也
 或叫于宋太廟曰喜喜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喜喜甲
 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
 女待人婦義事也國穀伯姬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
 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
 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
 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
 下堂遂康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
 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穀梁子曰取卒之日加之炎上者見以炎卒也伯姬
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婦人之義傅姆
不在姆音茂女師也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
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易
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程子曰以順從為恒者
貞故吉若丈夫而以順從於人為恒則失其剛陽之正乃凶也而或以為共姬文而
不婦非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女德不貞婦道不明
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春秋者宋伯姬耳聖人冠
以夫謚書於春秋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
之婦道也安定胡氏曰伯姬乃婦人中之伯夷也
以宋共姬為婦道之表故詳錄焉劉氏曰使其共姬避
火而全生未足以宜其貞也然而不以已之可以全

其生之故而違天下之常義此安乎性命者乃能之
故審乎死生之度辨乎榮辱之竟知禮之重重於生
辱之甚甚於死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求仁得仁
何以過乎左氏曰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爭也
非也如共姬之守禮死義不求生以害仁亦可免矣
反謂之不婦乎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共姬恒之矣
所謂婦也臨川吳氏曰蓋亦罪宋之子與臣不能救
其君母使之逮乎火而死也伯姬以成九年
歸于宋共公成十五年共公卒娶居三十四年其
年蓋六十矣火延其宮必待傅姆而後避固守婦節
以及於死或者云傅姆宵出必有常數伯姬守常而
不知變必逮于火以是為賢則嫂溺援之以手者非
耶竊謂援溺之權乃丈夫變禮以救他人之死婦人
越禮以貪生而免已之死則非義矣伯姬年邁六十
雖曰避火全生未害其貞然君子之道過乎厚小人
之道過乎薄春秋賢伯姬所以著其秉節不論庶幾
風厲千古使夫不當避而避以失節於造
次顛沛之際者知所警也豈曰小補之哉
天王殺其弟佖夫將見王而數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
士過諸廷聞其數而言曰鳥呼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
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蹀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

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僖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僖括圍為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茂耳過聾成殺佞夫括瑕寒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梁傳曰諸侯且不首惡兄於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夫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梁傳曰春秋之義天子得專殺故二百四十年無天王殺大夫文此言殺其弟佞夫者景王不能容一母弟不可不見也自氏曰言殺其弟無親親之恩也張氏曰王者之道親親而及天下則治有序別嫌疑以明賞罰則政有經周景王初立僖括謀亂而先佞夫不知而死所厚者薄本心亡矣所以終欲黜嫡立庶而致子朝之亂也臨川氏曰家欲殺舜而舜封之為諸侯仁人之於弟蓋如此信括為亂佞夫實不知謀而尹劉諸人乃殺佞夫書王殺者罪王不能免其弟也陳氏曰凡王殺不書雖王子王子瑕奔晉臨川氏曰瑕天王之子蓋亦與聞乎僖括之謀括事敗而佞夫見殺瑕懼及禍而奔晉瑕不能明為子自絕於父有罪而奔不可復入與王子朝奔楚同故不言出臨川氏曰瑕朝皆為逆亂無所容身避罪逃竄非居祿位而出奔如國滅之君與在外之臣故不言出而上

言奔

附錄 左傳六月鄭子產如陳泣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甲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共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耳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傳至矣母未至也速乎火而死 **鄭良霄出奔許** 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哲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哲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

鄭良霄出奔許 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

鄭伯有者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

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
亡者悔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後
故不免入謂子產就直助疆子產曰豈為我徒國之禍
難誰知所蔽或主疆直難乃不生始成吾所辛丑子產
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
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
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
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太宮盟國人于師
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
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哭丑晨自墓門之潰入因馬
師頌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
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
子產懃之燒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
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
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
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
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盱入盟大夫已巳後歸書
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矯之卒也
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
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
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也巳及其亡也歲在
椒嘗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

頡出奔晉為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孫
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
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錡為馬
師毅梁傳不言大夫惡之也

按左氏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惡之而與公孫黑
爭黑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鄭以伐公門弗
勝死于羊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若宋魚石晉
欒盈去國三年其稱復入位已絕矣不言叛者將以
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
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保未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
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詞也
張氏曰良霄之
出公孫黑蓋有
罪焉春秋舍黑專伐之罪而罪良霄何也伯有之所
為有喪家亡身之道焉雖微公孫黑其能免於死乎
既亡而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此春秋所以
正名以討賊之辭也春秋於喪國失家者皆不書所

逐之人以明其身之有罪使有國有家者兢兢自謹而求所以反身自脩之道則奔亡之禍遠矣

冬十月葬蔡景公

葬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

豈失民之謂乎穀梁之說非也

附錄

左傳楚公子圍殺大司馬為掩而取其室申無

將善是封殖而雲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

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白傳為宋災故諸侯之大

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

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

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龍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

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

載爾為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元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也

復生爾財復矣此大事也曷為使微者卿也知則其稱

人為其曰宋災故何也

人何也

中國不侵伐夷狄何抄焉更宋之所喪財也澶淵之會

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

會晉趙武而下諸國之卿既既曾卿諱而不書

春秋大法君弒而賊不討則不書葬况世子之於君

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遍刺天下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疎密而為之者也有堂同盟卒而不赴者士崔泉四同盟文十五年卒不書有雖同姓赴而不會

宣九年衛成公卒信九年晉獻

公卒二十四年晉惠公卒十四年蔡穆公卒三十二年鄭文公卒成六年鄭悼公卒襄二一年鄭成公卒隱七年宣九成十六年三則以哀死而致祿為輕弔生而

歸賻為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弒其君藏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因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為賊

而討之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貴於夷狄以其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耳世子弒君是夷狄

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

者聖人深痛其所為遍刺天下之諸侯也魯隱宋殤之賊不討則不書葬蔡景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

閔僖二公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桓宣蔡弒以立而反書之也

惟蔡景公許悼公皆世子弒君然許止但不尊蔡非真弒君者故特書葬以戒其罪蔡般罪大惡極而諸侯不討故春秋書葬且此會澶淵之深著其不能討賊也所以何以知聖人罪諸侯之意如此乎

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大夫則知之矣

宋災故起大夫為會之意亦猶桓三年書以成宋亂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衆而未嘗言其所為者此獨言其所為何遍刺天下之大夫也

澶淵凡為宋災故謀之也曰更宋之所喪雖死者不可復生其財復矣非務也何言乎非務蔡侯弒其君而不謀宋災而謀之敬矣夫災雖諸侯所當救然而一時之變一國之過也財足以周其乏粟足以濟其

用則已矣非所以為天下之憂也彼天下之憂者臣弒君子弒父如是則夷狄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故

孔子論天下之信則曰寧去食論陳桓之變則曰請
討之其察於道之輕重緩急大小先後也審矣豈以
人哉息愛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為
急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啜而問無
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弒其君天下之大變
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
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
知務乎陳恒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
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
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
告也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
也二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絕無父與君是禽獸也禽

獸逼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昔者伯禹過門而
不入放龍蛇也周公坐而俟旦驅猛獸也今世子弒
君三綱淪絕禽獸逼人則與之同羣而不恤有國者
不戒于火自亡其財苟其來告弔之可也則合十二
國之大夫駐于澶淵而謀更其所喪尚為知類也乎
夫蔡之亂其猶人身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諸桐
梓與雞犬也謀宋災而不恤蔡之亂奚啻於養桐梓
求雞犬不顧其身有腹心危疾而不知療者哉以為
宋之察也可謂不智者察此而不謀則亦不仁矣是
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
之所為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於禽獸之害也

可謂深切著明矣或曰夫穆叔趙孟向戌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

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於仁義也又矣是以至此極孔子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乎

澶淵之會書宋討賊子例中之變例其尤大者也蔡景公賊不討卻書葬與正卒者同正如桓宣與聞乎故特書即位與承國者等也其義則內貶魯君遍刺天下諸侯誅其黨附惡逆之罪也世子弑君在楚商臣自是夷狄又別作一等待之若蔡般之弑左氏所載其事甚明正所謂禽獸逼人將相食諸侯既不討而又往會其葬乃與禽獸同羣而不避其吞噬也火之為災亦常變耳為是故會十二國大夫謀歸其財而不謀蔡人

弑父與君之大變以弑逆則不恤以火災則恤之是治無名之指而失其有背可謂智乎書宋災故而諸國之無名皆敗魯卿諱而不書遍刺天下之大夫理極分曉無可疑者只為後人不知書葬之義使以為般實非弑而以弑罪加之如許止之例豈不掩晦仲尼討賊條法

田田曰葬蔡景公當時之事也聖人則存而不削宋災故春秋之文也聖人則表而出之

國父子君臣之變自文元年楚以商臣書此猶夷狄之事也及是年蔡以中國之臣子為之而魯會其葬晉合諸侯而所恤者宋之火災而已故於此章三致意焉既交例書蔡景之葬又人諸侯之大夫而諱魯卿又特書曰宋災故而閔中國之胥為夷狄此比事屬辭之所以為春秋也盟會之書其故者有二以攷考之則澶淵之所敗非為宋財之無歸明矣

或謂蔡屬於楚非中國諸侯之責曰蔡諸姬也安可與荒遠小國從夷狄者同日語乎晉人苟能仗大義而討蔡則是以愧楚而服中國諸侯之心舍此不為乃致楚虞特為異日滅蔡之真端晉君臣愚亦甚矣

○左氏云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故不書其人非也失信者如清立之盟直貶其人而已矣今獨舉其事又貶其人非特惡失信而已也公羊云此大事曷為使微者卿也其稱人卿不得憂諸侯也亦非也

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何大事之有大夫受君命以出是諸侯何用必其非諸侯之命乎穀梁云善其財小事耳諸侯何至羣聚而謀之乎以此為善是春秋貴小惠而不貴道也且宋以五月失火諸侯以冬會澶淵是謂救災乎

盧蔭谷曰此條穀梁以

此條穀梁以

為善之書人者衆詞固失之矣而左氏止非其不信
公羊又以為卿不得憂諸侯夫春秋盟會之不信者
多矣城把亦卿之憂諸侯也何獨於此而貶之深乎
或胡氏獨從劉質夫之言而張氏亦用之其義精矣
陳氏曰諸侯之大夫不序自蜀盟以來未有也於是
復不序何晉不足以為盟主也晉之不足以主盟自
宋始必再言故而后貶重絕晉也凡諸侯不序吾君
在焉而書吾君大夫不序吾大夫在焉而書吾大夫
與有譏也譏不在魯矣則不書吾君大夫在焉而書
大夫傳曰不書魯大夫諱之也亦通

附錄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
相之國無小不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
賂與之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
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
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
子產曰非相遠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
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太以待其所歸歸伯
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為卿
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
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
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

而與之泰後者因而幣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
雅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
皮止之而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
我衣冠而櫛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
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
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和景王三十有一年晉平十六年鄭簡二十四年魯公

哀二十七年文八年平三十四年春王正月

附錄

趙子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

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
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
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
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
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
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
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
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

堪晉求諸患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齊子尾害問
立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
尾殺問立嬰以說于我師工倭麗
消籠孔陘賈寅出奔莒出羣公子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

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
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壁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
從取之由是得罪楚宮非正也楚宮非正也
好其宮歸而作之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
也楚宮別宮也小寢猶非正也况別宮乎
楚宮公之志亦荒矣其何振之有又况夏從夷亂國
經常所以為不祥之道也魯慶季公在位三十
一年當其初立外則晉悼之伯方務綏睦睦親隣內則季
孫行父仲孫蔑叔孫豹皆賢大夫故魯國自事伯外皆
無他費奈何自五年季文子卒後武子繼之專權肆欲
是諸大夫則而象之城成郭而孟氏強矣城防而臧氏
亦強矣悼公既沒齊知交伐魯之不振益甚蓋以兵權
分於三家故也至其末年乃俯首南面而朝於楚雖晉
伯之失使然而魯之人望亦泯矣孔子曰祿之去公室

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宣成以來已然矣
於襄公也季氏曰仲孫之用事者五叔孫之用事者十
有四季孫之用事者十則三卿專政之形成齊人伐魯
者七邾人伐我者二言人侵我者四則隣國交爭之端
起雖享國長久倚晉為重已階削弱之端○秋九月癸
此襄公生亂而不悟其變也斯言得之矣

己子野卒

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子子野以于季氏秋九

也君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
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
葬三易衰衰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有童
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昭公十九年矣有童

子般子赤弒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別乎曰

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般之弒可知下書夫

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赤之卒

也隱而不日則子赤之弒可知與子野異矣子野有

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昭公曰子野

逾年之君也名未葬也不葬不地降成君也

不書葬未成君也居喪毀瘠不形者先王之禮也

已亥仲孫羯卒

羯居胡反已亥孟孝伯卒

○冬

十月滕子來會葬

葬情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

也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滕子來會葬非禮也

初魯猶東禮也晉景公之喪成公弔焉亦已甲矣晉於

葬者也葬楚康王也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於西門之

是春秋之季也魯葬猶可奔喪甚矣

葬滕之來魯魯之受皆服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附錄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

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

無若其開閣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公吾子壞之

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命

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問而未得見

則君之府實也非為陳之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

盟主也宮室卑卑無觀臺射以崇大諸侯之縮縮如

宮寢庫廐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馬人以其時填

其物公不蓄實而亦無廢事夏祭同之事則巡之教

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

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裁幣以重罪也敢

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版邑之憂也

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或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密州莒魯比公生去疾及

比公公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因以攻莒子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與吳出也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鉅言罪之在也

經以傳為案傳有垂繆則信經而棄傳可也春秋傳

為案經為漸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若密州之事是矣左氏稱

莒子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莒子唐國人

患焉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信斯言則子

弒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乎故趙匡謂其文當曰展

與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為以

字爾左氏博通諸史叙事尤詳能令後人得見本末

因以求意經文可知而門弟子轉相傳受日月既久

浸失本真如書晉趙盾許世子止等事詳考傳之所

載以求經之大義可也而傳不可疑如莒人弒其君

密州獨依經之所言以證傳之謬誤可也而傳不可

信或問左氏可信否盡以為可疑而廢傳則

無以知其事之本末盡以為可信而任傳則經之弘

意大旨或泥而不通矣要在學者詳攷而精擇之可

也左氏云書莒人之弒其君言罪之在也置

其子之大惡歸過於其父春秋必不然蓋弊此公國人使展與能討賊於既立之後庶乎可免矣

附錄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 趙文子問
曰：「晉之何如？」對曰：「不立乎？巢隕諸樊，閔戩戴
子也。若天所啓，其在於今。嗣君若其德而度，德不失民，
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雖有國，不立。○
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
鄭，印段廷勞于蔡，林如聘，禮而以勞辭。宋文子入聘，子
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長，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
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也，擇能而使之，有濯也。濯以
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有濯也。濯以
能斷大事，子大夫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而知，四國之為
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責，賤能而否，而善為辭，
令裨謀能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
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則否。鄭國將有諸
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不自而告焉。簡子使斷之事，
成乃授子大夫，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
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然如何？」子產曰：「何為？」夫
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
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

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遠止。然猶防川，大決
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
聞而棄之也。然則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
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准二三
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
信也。○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可知。」子
皮曰：「原吾愛之，不可。」吾教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
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
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
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
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
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
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
必有其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
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
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
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
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
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
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
面焉。吾豈敢謂子回如五箇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
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衛侯

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
以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
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
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
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
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
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
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
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
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
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
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
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
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
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
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
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
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
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
威儀也

春秋集傳大全卷二十八

律